

艺术节 | 更新从肌理开始——访《百花亭赠剑》导演毛俊辉

原创：上海戏剧 上海戏剧 3天前



香港艺术节自1973年创节以来，打破纪录首次连续两年上演同一部作品，堪称现象级的现代粤剧《百花亭赠剑》，11月8日-9日于美琪大剧院登台亮相这部新改编作品由香港演艺圈“桂冠导演”毛俊辉导演策划及指导，此版本《百花亭赠剑》不仅于2018年在香港艺术节连演3场全部爆满，今年的演出也收获好评连连，更打破香港艺术节47年来从无同一剧目连续两年上演的惯例。那么，传统粤剧是如何更新以赢得年轻观众青睐的呢？



想为粤剧发展找新路

毛俊辉是导演、演员，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曾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毛俊辉在港执导不少舞台作品，包括世界级剧作家，并大力推动及导演本地原创剧。但说起戏曲，毛导也是真爱多年，他从小喜欢戏曲，听着粤剧、京剧长大。近年他尝试把传统粤剧与现代剧场结合，作品有音乐剧场《情话紫钗》，同年应邀为北京国家京剧院执导新创京剧《曙色紫禁城》。



《百花亭赠剑》导演：毛俊辉

“香港粤剧有很好的传统底蕴，但现在它太保守了，它几乎没有再去创新，还是一直在重复自己原有的东西。但其实在历史上，粤剧是非常大胆、有许多创新，它从外江戏逐渐被本土接受，它的表演融入了许多北方戏曲的东西，而它的乐队编制中还吸纳了小提琴、吉他，甚至萨克斯这样的西洋乐器，还将外国电影改编成粤剧。”

2014年，香港演艺学院成立戏曲学院，邀请了毛俊辉来担任首任院长。正是这段在戏曲学院的教学管理经验，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粤剧的革新发展迫在眉睫。“这几年看着那些孩子们学习，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要学的东西，实践上的机会不多，只能跟着前人重复和模仿，在这样不断的模仿之中，他很难自己有突破，因为他会被告之，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做错了、做坏了。不是说没道理，但是如果都按这样的思维，他们就只能够模仿前人，这不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路了。”

于是，当香港艺术节委约毛俊辉制作一部作品时，他立即就想到了做一部粤剧。



这部由毛俊辉挂帅，戏曲学院学生参与的粤剧《百花亭赠剑》带着清新之气横空出世。追求突破的《百花亭赠剑》于上届香港艺术节三场演出均告满座，引起业内人士及观众热烈回响，尤其是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迎。自去年参加香港艺术节一票难求之后，今年再度受邀演出了更新版，这也是香港艺术节47年历史上唯一一部两度参演的剧目。这也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所以邀请粤剧《百花亭赠剑》参演的原因之一。

更新要从创作肌理开始

《百花亭赠剑》是唐涤生1958年为丽声剧团编撰的剧目，取材自昆剧《百花赠剑》折子戏，讲述元朝朝廷得知安西王久存背叛之心，遂命邹化龙及江六云混入王府窥探消息。六云中计，误闯百花公主不许男儿进入的寝宫百花亭，岂料公主爱六云才气丰仪，一见钟情，赠剑订姻缘。后身份败露，与公主对峙为敌，忠爱难以两全。

取这样一部作品，毛俊辉正是看中了《百花亭赠剑》的“熟悉”与“陌生”。一方面，本剧曾由红伶何非凡、吴君丽、梁醒波及靓次伯演出，剧中“赠剑”更是风靡至今的名唱段。另一方面，在一众经典粤剧中，《百花亭赠剑》相对知名度没那么高，近年的演出也没那么多，比较适合来进行创新。



“打个比方，如果新编的《四郎探母》做了以后，没有为原来的戏加分，没有把它更提升或者做出新的艺术特色，对我来说那不过是做一个新戏，或者只是做了一种新形式，这样的东西很多，但我不想这样做。我想做的是去探寻这个传统作品中本来有的东西里面有什么值得改编的，剧本、表演、音乐、制作的，改了以后能让大家更欣赏这个《百花亭赠剑》，所以是从创作本身而来的。”

对毛俊辉来说，这样一次尝试并不只是要去做一部作品，更是要去尝试用现代演剧方式来进行当代的粤剧演出创作，因此不只是文本、演唱、舞美服化、音乐等某一方面，而是全方面地深入到创作流程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重新调整剧本、演员表演、制作构思、音乐配器、舞美灯光等，都是从源头开始的重新审视。“要从研究传统表演开始，理解它、尊重它，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探讨和革新。”



这个全新版《百花亭赠剑》中，将会明显地跟众人所熟悉的传统粤剧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有意地注入艺术探讨的元素，与表演者共同寻求新体验；丰富新一代演员的表演层次。而该剧的服装，无论是色调或样式的挑选，都是按剧情、角色的需求而作出原创设计。整体的编曲配器也特邀了李章明重新打造。

“今日重新塑造该剧，整理及改编是需要的。另外，粤剧的传统程式化表演，对目前一般的观众来说，未必能即时全盘接收，如果从创新的角度上入手，在表演及音乐上提供新的演绎元素，让更多人对粤剧产生兴趣。”



毛俊辉说，此次的更新版的最大创新，就是首先将剧本进行了重新加工。“从前人们喜欢看大团圆的结局，但现在观众很难接受这种一味追求结局的圆满的剧情。”于是，为剧情的发展加入了更多的跌宕起伏，发掘经典的剧情及戏味，同时着重刻画剧中人物的性格与情感，“这种跌宕并不是故意制造的，而是根据人物关系，探究背后的原因，剧情自然就会产生合理的起伏”。

“还有比如，我们粤剧很讲究锣鼓点的，每一句对白是一个锣鼓点，说的好的时候很精采、很好听的，但其实并不是每一句都需要这样去安排的，有许多重复、没有必要的。我就减少了这些传统锣鼓点，我不是不要，而是根据它的需要去做。就好像我们做现代的戏一样，音乐剧到了这个点为什么要唱，是因为激情到了自然而然要唱。

“还有音乐的配器上，我和李老师也都是先研究剧本，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他才做配器，然后研究怎么去处理这一段的唱段。当年唐涤生先生是写完以后再编曲的，是很好的，但是没有人再碰它了，就一直这么去唱了。现在重新再去处理一下，就不同了，对演员要求也不同了。我想用这种现代剧场的一个过程去探讨为什么要唱，我觉得所谓创新不是为了新而新，是探讨它原有的东西可以怎么做、今天用什么新的手法来做可以更接近观众。”



“所以这次做《百花亭赠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尤其是它在香港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欢，这是非常难得的，并且还继续有观众想看，所以我们又重演了。我们也高兴争取到机会，让‘外面’的观众看，这次来上海演出对我们很重要。以前我做《情话紫钗》、《新倾城之恋》，也争取到北京、上海演出。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做了以后发现原来你戏做得好的时候，观众都会去接受、理解、欣赏它。那么这个戏就打开了，就有更多路可以走了，我是为这个做。”

近年来，毛俊辉在作品中力推新人，一是因为年轻人更为开放的思想更容易接受新的戏剧处理方式。“另一方面，戏曲需要新一代去接棒，这是最重要的，年轻的演员需要有新的出路，要在艺术上有主导性创作。”毛俊辉说。

“这些学生从小就接受训练，香港演艺学院的粤剧的课程班也比较开放，比较现代，让他们愿意接受这些新的东西。我做这台戏的时候，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做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



但以现代剧场的创作流程，从头开始排演一出戏，还是花了很长时间，第一次排演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点点磨出雏形，边排边修改，在否定中尝试、在修改中前行。

毛俊辉说：“所以整个创作模式是跟学生们去演传统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很难做的事情。所以不单单是我这样要去主导的人，做这样一台新编戏，还要身边的人、台前幕后的人，都要愿意跟我一起去花功夫，去研究它，这个功夫是没法计算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出来的。”

即便是这次在上海演出，毛导依然严格要求，在演出之前的这段时间，放下其他手头的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百花亭赠剑》中。“有些演员说：‘我们也有很多事情想做，可不可以？’但是我说：‘不行。你不能不排，你别以为你很熟了，不是熟的问题，我们要再排一首，你重新要再找，找到一个感觉就是你就代表这个戏的精神，好像没有什么要改的，但是有很新鲜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科技很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录像去记录和回溯过程。好像看录像我们就能看到和知道怎么去排演了，但是演戏不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选择戏剧为一生的工作，到今天我还是非常珍惜它，以它为自豪呢？因为是一门人的艺术，是人的一种修养和学习的方式。我希望他们（演员）理解到这一点。而且戏曲更需要去理解这一点，戏曲真得很需要，戏曲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人的表演带出的是一种气质，这个气质中体现着演员的表演、他的技术，也体现了他的修养。”

《百花亭赠剑》剧照 摄影/Benny Luey

THE END



SHANGHAI
THEATRE

微信号：shanghaitheatre

新浪微博：weibo.com/shanghaixiju

邮箱：shanghaixiju@163.com

电话：（8621）62495658

